

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歟及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廷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歟由是觀之則祖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備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平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蓀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邱劉譚馬之事有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卷三

翼集三

雖遐遯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卽無思無爲之誠以顯其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旣能神知來而智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成形幽潛淪隱兮升降八絃惟人爲貴兮萬物之靈原始要終兮故知死生嗜欲之汨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爲道之紀綱兮橐籥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奐然而一新真人常在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皆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爲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眾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襄羸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願旣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予別爲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畜

續集三

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噭噭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豈老莊之

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  
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  
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  
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智乎吾書  
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  
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旣學  
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墮終追遠如子貢之徒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卷

翼集三

文文

何害爲達哉若以爲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  
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  
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爲記且遺其徒以  
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  
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  
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閼塵世有室輪囷兮可遊可憇師憐我  
勤兮時來歸跨鳳驂鸞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  
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歛我兮祐我進殷疏兮侍香火玄門之教

夸師能弘國家崇尚夸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夸來者無怠暮禮朝參夸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興元好問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全真諸人爲長春邱公所建者大定初邱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卷

翼集三  
乂乂

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邱公令其高弟劉志敏來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毀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千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于幕府參佐祁文舉郎文炳趙尙賓請予爲記冷與房道行清高皆喜從吾屬遊故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樂典章法